

荣棣魂



潘以骏
著

有些事现在终于可以说了！

真实再现文革时期社会百态

成书于70年代，曾以手抄本在北京民间流传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

潘以骏 著

棠棣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棠棣魂 / 潘以骏著.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5108-1275-0

I. ①棠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1793 号

棠棣魂

作 者 潘以骏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6.5

字 数 26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275-0

定 价 32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开场白杜撰作卷首 说楔子櫟栝棠棣魂 / 1
- 第 二 回 太虚人相逢仪表厂 棠棣子天缘师徒谊 / 5
- 第 三 回 挚意人雪日叙今昔 棠棣子初交话身世 / 9
- 第 四 回 叹往昔坎坷悲思故 反不良倾向露锋芒 / 14
- 第 五 回 春雨日慨书飞雪赋 无意郎初访有心人 / 19
- 第 六 回 杨玉梅惜别传谣信 周质瑜巧语陈痴情 / 24
- 第 七 回 动心术群策搞宣传 弘外意热情说冷血 / 29
- 第 八 回 团支部纳新议对象 史红蕾效法柯察金 / 35
- 第 九 回 杨柳畔幽夜寄相思 不速客残步访师迟 / 41
- 第 十 回 小华峰默许授受亲 杨玉梅彷徨戏孤影 / 46
- 第十一回 瞒洒泪红蕾寄深情 生不测华峰探病疾 / 52
- 第十二回 同路人演说黄连苦 师徒心引出姐弟情 / 58
- 第十三回 情切切薛燕访质瑜 义凛凛郑鹏设酒宴 / 63
- 第十四回 会同窗诗友作酬答 反浪费小节申教义 / 68
- 第十五回 周质瑜严词责义弟 许晓春婉言提异议 / 74
- 第十六回 起春心偶办音乐会 荡浊水革命促生产 / 80
- 第十七回 痴迷人情词试书生 怀鬼胎贵田辞故友 / 86
- 第十八回 隐离情抽调战备班 诸同志奋斗施工地 / 92

- 第十九回 路不平拔刀思相助 满腔火痛打范践淙 / 97
- 第二十回 秋风紧红蕾送寒衣 多情女惊悉母噩讯 / 103
- 第二十一回 对台戏妇义夫不随 意同心赠款权应急 / 109
- 第二十二回 棠棣子遂愿再共事 颐和园旧址吟新诗 / 114
- 第二十三回 周质瑜聚众欣击水 李永旺嗔客冷醋波 / 120
- 第二十四回 传闲言微波漾不尽 是非人恶语生嫌隙 / 126
- 第二十五回 寄狂笔义愤填胸臆 抒高志河畔情义浓 / 131
- 第二十六回 钓鱼台东风播笑语 长安街疾行风雨时 / 135
- 第二十七回 调试组谱奏欢悦曲 甚荒唐少年贺婚赋 / 141
- 第二十八回 李永旺警示风波案 史红蕾推诚释前嫌 / 147
- 第二十九回 覆前盟冷眼嘲寒波 济南府私宴接征尘 / 154
- 第三十回 棠棣子留影豹突泉 度国庆荡桨大明湖 / 160
- 第三十一回 周慈母深情托义子 生不测失算陡风云 / 166
- 第三十二回 挽危澜棠棣暂让步 推恶波永旺独寻家 / 172
- 第三十三回 惊谜语苦口警芳魂 无可奈惋言致裙衩 / 178
- 第三十四回 欲孤行弱女抗夫权 发醋意小题须大做 / 183
- 第三十五回 周质瑜仗义贺生辰 李永旺夫权施淫威 / 189
- 第三十六回 含冤情质瑜思离婚 遍厂区流矢难辨分 / 194
- 第三十七回 图报复毒设平衡策 忍辛酸践约棠棣情 / 200
- 第三十八回 抱遗恨华峰断凤缘 理云鬓残映憔悴人 / 205
- 第三十九回 刀出鞘难演家庭合 心共碎夫妻苦相争 / 211
- 第四十回 莫须有沉冤失人心 癫狂甚落笔得佳作 / 216
- 第四十一回 群情愤招致玉石焚 李永林违心赞高压 / 222
- 第四十二回 情恳甚乘危挟质瑜 憾芙蓉寄思悼晴雯 / 227
- 第四十三回 担虚名饮恨离调试 雪打窗反戈射流矢 / 232

第四十四回	钓鱼台知己评功过	风波曲余意试点睛 / 238
第四十五回	许晓春寓意识大体	华义士忏悔错终身 / 243
第四十六回	诉肺腑痴情欲回春	违儒教争斗未穷期 / 248
第四十七回	棠棣子神游悲相会	孔孟道颠覆赖群威 / 253
第四十八回	悟正道慷慨不回头	无名氏戏作留遗曲 / 257
附：备忘录		/ 258

第一回 开场白杜撰作卷首 说楔子槩括棠棣魂

长空裂，望断孤鸿嘶凄切。
嘶凄切，荡漾波纹，飘零残叶。
悲魂梦辞棠棣谢！痴意回春思难绝。
思难绝，余意彷徨，斟酒对月。

却说此词，乃系华峰悲书，感叹那棠棣之花的凋零。局外人观其词颇有过悲之感，却不知此乃华峰肺腑之言。恰值此词之中，引就出一段无穷无尽的感慨，书就出棠棣悲魂。“棠棣悲魂”无非一个悲字贯穿于其中。请君略费神心，且待青梗顽石铺开卷首，供诸君茶余酒后之时，闲言细语，试遣此衷。

天下俱知，于奈何天，伤怀日，寂寥时，青梗顽石被警幻仙子贬下尘埃，于那繁华城里，花柳枝下，怡红舍里，历劫一番，托名贾宝玉是也。春恨秋悲不尽，身入空门弃俗，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光阴。俗云：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，固然是高寿无疑的了。谅那村姬农夫高寿之际，回首往事，亦是坑坑坎坎，一生的风波。宝玉则身入空门二百余年，却不同于红尘之中。终日只是修身养性，寂寞至极。时常回忆那金陵诸子投胎历劫，平生惨淡，下场甚悲，颇有不忍之心。欲下青梗之峰，登太虚幻境探望诸子，又恐众姐妹回首往事，添增烦恼。那宝玉彷徨于青梗之峰，余意不尽。正是：“冷落青梗寒，香径独徘徊”。

忽闻青梗之下，一人歌曰：“我所居兮，青梗之峰；我所游兮，鸿蒙太空；谁与我逝兮，谁与我从？渺渺茫茫兮，归彼大荒。”却是歌音渐近。贾宝玉闻言大惊，望那尘埃之中，有一道士步西而去。待极目观之，竟是渺渺真人。遂起身呼道：“渺渺真人，贫僧问讯了。”渺渺真人见有青梗之士阻身，亦停步道：“别已百余年，因终日忙忙碌碌，一直未曾至此，恕罪。”那宝玉引着渺渺真人，步入“青梗之殿”。

待分宾主坐定，寒暄一番，宝玉道：“记得百余年前，真人曾引渡太虚幻境

诸子下凡历劫，现诸子如何了？”真人道：“如若百余年前，吾尚可略说一二，如今汝乃出家之士，修炼之体，如何不知？”宝玉道：“宝玉出家为时甚短，觉悟犹浅，还望真人明示一二。”真人道：“凡人凡物，概由来处来到去处去。金陵宝玉复归青埂，十二钗亦归太虚。经磨历劫，不过乃是警其顽心，收其邪念，断其愚志。尘缘既尽，何须多云。但可笑人间却有些书生枉谈多情应笑，执手相看，仰天长啸，殊不知无可奈何之理，乃庸夫也。”

宝玉道：“天下之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此乃天理。社会朝代的变更，并非历劫，亦可变换之。真人昔日引渡诸子下凡历劫，亦不废江河万古流，反之，不令此辈历劫遭受这般的苦楚，岂不是出家人的一番心意？我虽然无学无术，不晓天文地理，经济哲学，却但愿九州皆乐土，四海俱大同。破那富贵贫贱之界，去那刀枪棍棒之祸，拂那私心邪念之思，强似你这烧药炼丹百倍有余。”那渺渺真人闻言不悦，道：“宝玉虽然出家，却是不得正果的。求正果者，一则去思，二则去食，三则去欲，四则去色，无所求兮，遂得正果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善士皈依我教，有哪个敢违天命？金陵十二钗乃先例也。此乃天下之通义。如今奉警幻仙子之命，又去渡脱二子，亦是此理。”

渺渺真人这一席话，反使得宝玉急于知悉明白，急急地追问道：“如何又去渡脱二子，是何道理？”渺渺真人道：“警幻窗下，有一盆棠棣，其间红花一朵，黄花一朵。开得是异常的峥嵘，天下少有。警幻不合将红花黄花各掐下一片花瓣来，却恼了二物。先是红花不开，警幻将红花折下，贬下九州。黄花亦是不开，警幻仙子等了有一十四日，好生鼓噪，遂将黄花亦贬将下去，屈指算来，二子下凡，红花已是三十三年，黄花亦有十九年的光阴。如今正是二子相逢之际，自然是乐极为始，其间却又暗藏风波。得待那悲极之日，再收归太虚。如今警幻差我令二子这般苦楚，何况宝玉入我门来，业有二百余年，汝并非一日之功，三秋之体，应明大体，查天数，岂能自轻而违警幻之心？若恼了警幻，将汝辈再历劫一番，岂不自讨没趣？”

贾宝玉闻言长叹，问道：“二子现居何处？此棠棣根基何在？”渺渺真人道：“天机不泄。”稍停片刻，那渺渺真人问道：“汝对棠棣二子如此关切，莫不是因那金陵诸子，怀故思今，思今怀故？”宝玉低头沉思了半晌，方才抬起头来道：“我入此空门，终日醉生梦死，不知人事。所叹未能更多地知悉空门风俗。忆昔，我于那繁华城内，人烟炊雨之地，惯看西月秋风。而今入得门来，借那禅坐之时，将历劫之时的经历细想，却也领会了封建社会的无穷奥妙。可谓思想更上一层楼了。昔日以横眉对那世俗夫子，所恨官场尔虞我诈，政治腐败，帝王将相，思利终身，诚可谓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天下昏暗至极，吏如虎，政如虎，

帝王将相亦如虎，朝代多变，民不聊生何时变？昔有陈胜吴广，后有宋江方腊，再有闯王等志士，欲拔天柱，思夺政权，皆因敌众我寡，以留千古感叹。思我一介书生，潦倒不知庶务，愚顽怕读文章之辈的蠢物，唯有出家人道，保洁净之心；为慷慨正气，求洁净之地。隐迹消名，以避刀枪之祸。历劫于金陵之时，尚且为无才补天而惭愧，而今则大不相同，前者闻十二衩历劫于金陵，而今又闻棠棣二子遭此磨难，却不知此辈犯有何罪？警幻玩弄权术，这般的欺凌诸子，与人间贪官污吏鱼肉乡民何异之有！应历劫者，上至玉皇警幻，下至汤武隋炀！若得陈吴揭竿于太虚，方称吾愿，纵是被刀剑穿身，亦在所不惜，功果功果，乃是为我。真人以功果挟制吾辈，乃大错而特错矣。”

宝玉慨愤之至，陈词不尽。渺渺真人颇为恼火，遂打断宝玉的话语，道：“似这等说，乃是上不上，下不下，主不主，奴不奴，是非混浊，阴阳颠倒，天下大乱，贼祸兵逆，方称吾心？”宝玉闻言大笑，道：“是非是非，似是而非。你有你的的是非，我有我的的是非。阴阳阴阳，终须变化，皇帝失人心，亦被众人拉下马。岂不闻尧禹之子孙，流落异乡！”渺渺真人闻言大怒，拍案而去。离得青埂之峰，歌曰：

自命不凡兮欲主沉浮，渺渺往来兮飞扬跋扈。

利剑在手兮神政族夫。

揭竿作反兮何足畏，悠悠四旧兮犹存九州。

棠棣历劫兮天数难违。

歌毕，遂飘然而去。

宝玉闻言，禁不住思量道：“别九州业已二百余年，也不知现在世态如何？何不去拜候曹老先生，求得些学识方好。也可一则权借探望，二则探听棠棣之事。”主意打定，遂直奔西山而去。不一时，早已望见草舍。宝玉恭候门首，叩门叫道：“先生，晚生贾宝玉请安来也！”且说那曹雪芹先生，因著《红楼梦》一书，终日忙碌，正手枕残稿，伏案而盹。蒙眬中忽闻宝玉来访，急起身让进。宝玉请安毕，遂将话拉扯着问雪芹先生道：“先生不辞劳苦，披阅十载，书就出《红楼梦》一文。晚生不才不德，枉费先生笔墨，惶恐之至。”雪芹先生道：“《红楼梦》乃百科全书，金陵亦大有文章可做，近来世人对此书评价甚高，何须你宝玉自谦乎？”宝玉道：“《红楼梦》一书固是千秋之作，但恐晚生不才，反致使先生饱受笔墨之苦，何不寻些别个另有趣味的文章来？”雪芹先生道：“宝玉乃乖张之辈，此言必有所指也。”那宝玉见雪芹先生说破机关，遂不再吞吞吐吐

棠 棣 魂

吐，道：“方才与渺渺真人相会，闻得警幻又使棠棣历劫。不知此棠棣二子何等样人，望先生明教一二。”

雪芹先生闻言大笑，指着那宝玉道：“蠢物，宝玉也。棠棣二子，乃春秋聂荣、聂政，皆天下义士。聂荣，姐；聂政，弟。世人皆以棠棣比手足之情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依吾之见，无非又是一场无足轻重的风波。此类缘由人间尚多，矛盾交织，无可奈何。情形虽有差异，结果却是划一，酣然一睡，已是百年。人间大变。封建社会虽被历史所淘汰，神权、政权、族权、夫权已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，但其残余思想依然存在，且其思想依然会在社会上顽强地表现出来。棠棣之苦，亦在此矣。悲魂之至，尽在其中。”宝玉不解其意，又问道：“棠棣历劫，警幻之意何在？”雪芹先生道：“二子之苦，乃社会旧思想的产物，非警幻之神通也。朝代的变更不易，社会制度的变更亦不易，何况改造思想的艰难。”宝玉道：“先生之意，莫非是撼山易，撼思想意识难？”雪芹先生道：“恰是。人间大变，社会发展，过去任何朝代皆不能以当今相比拟。此乃主流也。正是这个主流导致了社会上的劳者得息，耕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各得其所，各得所酬。但旧思想在阻碍新社会的继续前进和发展，想扫荡旧思想又非一日之功。这需要长期的社会教育，几十年，几百年方可扫除干净。棠棣二子，处于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时代，纵有与天斗之魄，地斗之勇，与人斗之智，鉴于客观条件，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和社会传统观念，亦势必形成风波。”

宝玉又问道：“渺渺真人告我，如今乃二子相逢之际，不知现居何在？想是二子下凡后未曾见过面的。望先生将棠棣历劫之事细细地告我，晚生洗耳恭听，长些个阅历也好。”雪芹先生道：“此事告你不妨，但我对二子亦不甚清晰，今指与你一个人，乃燕京华峰是也。其人近日到京，自然引出这段故事了来。你自去向他求教吧。”

有诗云：春荣秋谢痴不尽，权借贾曹进片心。
传统观念酿悲剧，风波沉浮写燕京。
世事共阅歌教义，莫道是非误生平。
棠棣之花意何在？画龙妙处在点睛。

此乃开卷第一回也。

第二回 太虚人相逢仪表厂 棠棣子天缘师徒谊

正说道：巧借贾曹铺开卷首，遂引出华峰归京。

燕京的早春二月，狂风呼啸，山舞银蛇，飞梅傲雪，一派北国风光的磅礴气势引人入胜。此时正值一年一度的军人退役时期，又有着大批的复员军人离开了保卫祖国的岗位，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地迈进了社会主义建设队伍的行列。

仪表厂厂部办公桌旁边，悬挂着一面镜子。镜子里倒映出一个年轻人英俊而严肃的脸庞。从他那草绿色的军装，从容的举止和形态，人们很容易明白，这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，有着过硬军事素质的退役军人。他两眼炯炯有神，使人感到他的威严；他眉清目秀，使人感受到他的文雅；他举止潇洒，使人感受到他的磊落；他稳重深沉，使人感受到他的机敏从容。这就是贯穿本文的主人公——华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雨，支左支农的锻炼，部队生活的长期锤炼，他不负以往的峥嵘，今天，在他的十九年的生活岁月和经历上，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坐在他对面的是厂部办公室主任魏群。这个年近五十岁的干部，含而不露地打量着这个青年。他微微含笑，显然他对华峰的印象是满意的。在履行行政手续和必要的寒暄后，魏群又捧起了烟斗，道：“我们很欢迎你到这里来工作。希望你在各项工作中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。你是共青团员，组织关系到车间转交。厂里有准备车间，机工车间，组装车间和科室系统。我们决定把你分配到组装车间调试组。你有没有意见？”魏群抬起头来，带有征求性质的目光在观察着华峰。但见华峰简练地道：“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。”魏群看着华峰平静的神态，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那好，先到组装车间报到。”华峰果断地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走！”

在魏群的带领下，华峰穿过了马达轰鸣、火星飞溅的车间。工厂的一切，对有着一定阅历的华峰并不生疏，工人们却反倒来端详和猜测着这个陌生人。

车间办公室里正在开会。魏群推开房门，走到那个正在发言的人面前，道：“老刘，前几天分配方案已经传达过了，这是华峰同志，分配到你们这里。”但见那个老刘满面笑容地道：“我们正在开生产调度会呢，请魏主任指示。”魏群

挥了挥手道：“情况我还没摸底呢，什么指示不指示的？让各生产组的组长发表意见。华峰的行政和组织关系你办理一下，我还有些工作要回去做呢。”说罢，又对华峰道：“再见！”径自去了。

在他面前的老刘，目送魏群的身影消失，才转过头来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姓刘，刘岱涛。”华峰应酬地同其人握了握手，又闻刘岱涛似有歉意地道：“正在开会呢，不能向你介绍车间的情况。我看，你还是向李师傅了解吧。”此时，却见旁边挤过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工人。刘岱涛指着这个人，道：“这是李冒辉。调试组组长。”华峰笑着招呼道：“李师傅。”但见李冒辉早已跳过身来，一把将华峰扯住道：“太好了！欢迎！”说着，笑着，将华峰拉扯出屋去，道：“走，到咱小组去。”人事关系的客套和应酬的结束，使得华峰快意地走向生产第一线。一边走，却又一边问道：“刘岱涛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李冒辉笑着道：“车间调度员。”

厂区，到处是热气腾腾的生产景象。李冒辉兴致勃勃地道：“你看，这是我们的产品。生产指标月月提高，真盼着你们这样的青年人来大显身手呢。”华峰含笑着观察周围，李冒辉拉了华峰一把，道：“小伙子，你看——正在包装机器呢。咱们调试组二十三个人，有几个落实野营拉练的指示，到农村去了。这半个月，人员少任务重，大家伙加班加点，苦干巧干拼命干，硬是还提前完成任务了。”华峰赞赏地听着李冒辉自豪的话语，笑道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调动了最广泛的积极性，精神变物质。工人们的革命干劲是值得我很好地学习的。”

华峰跨进了调试组的房间，扫视着这个新的环境。将有复员军人到这里的消息要比华峰的出现快得多。但对华峰说来，人是陌生的，工作是生疏的。李冒辉向华峰详细地介绍了小组生产情况和人员社会成分。又道：“分配你和周师傅一道工作。周师傅去野营拉练还没有回来。暂时先和赵淑珍师傅一道干活，熟悉一下环境。”说罢，遂引着华峰来到一个中年女子的身边。待相互介绍后，赵淑珍端过一把椅子，热情地招呼道：“小华，来，坐下。”和工人开始了交往，感到惬意。华峰不时地向赵淑珍了解着他所认为应该了解的一切。虽然是短短的时间，但赵淑珍的热情和关切，使得华峰对她充满信任。由于李冒辉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华峰问道：“周师傅叫什么名字？是老工人吧？”赵淑珍回答道：“她叫周质瑜，参加工作早了，有二十多年的工龄呢。”华峰闻言，颇为满意。赵淑珍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咱小组爱打爱闹的活宝都拉练去了，有个叫羊羔子的，是周师傅的徒弟，跟个假小子似的，成日戴了顶绿军帽，女孩子还老爱扎个武装带，还有一个叫汪逸杰的，他那张嘴，死人都能叫他说活了。现在去了他们几个，小组冷冷清清的，待等他们回来，又多了你一个，就更热闹了。”华峰听到这里，不

禁一笑。“我何尝是爱打爱闹的。”却又不说出来。

闲谈之间，已经下班。待华峰吃罢了饭，天色亦沉了下来。他回到宿舍，回想着到厂第一天环境突变，颇为感慨，取出纸笔，伏在书桌上书曰：

毛主席指路我们走，迈步征途雄赳赳。

三大革命练忠心，一往直前不停留。

豪情壮志寄林海，万里雪原拓碧洲。

它年世界庆大同，风卷红旗遍寰球。

日月如梭。转眼已是半个月了。门口挂起了“欢迎野营拉练战友胜利归来”、“向拉练战友致敬”的横幅标语。华峰想着将有十二个同志回到小组，尤其是和带领自己工作的周质瑜师傅见面，颇为欣悦。这日方才上班，全厂的同志就夹道欢迎拉练同志的到厂。不多时，锣鼓喧天伴随着野营同志们的归来。华峰观看着拉练同志们一个个杂乱的装束，有戴单帽的、有戴棉帽、皮帽的、有手捧大衣提着背包的队伍，回想起在野战部队整齐的行列，不禁暗暗地发笑：“毕竟是游击队。”

待欢迎会完毕，华峰回到小组。方才坐下，却见一个矮胖的姑娘一阵风似的跑进门来，大喊道：“师傅们好！”华峰抬眼看去，但见其人梳着俩小辫子，大眼睛，腰扎武装带，头戴军帽，不禁想起前些日子赵淑珍所云：“羊羔子或许就是其人？”但见李冒辉与赵淑珍等人早已围了过去。半月不见，自然是亲热的。说这道那，背包也夺过来放在桌上。赵淑珍问道：“周师傅她们呢？”羊羔子回手指着门口，道：“就来！”随着话音，又有几个人在门口。众人又一窝蜂地跑到外边。那赵淑珍一把拉住那个走在最后的人道：“质瑜，今天我给你个见面礼，你准高兴。”那人问道：“什么见面礼？”赵淑珍笑道：“给你一个徒弟，刚复员的，挺机灵聪明的，来了有半个月了，就等着你回来带呢。”说罢，径直接着她进门来。却说华峰见众人又喊又叫的欢迎场合，自己是个新来的，自然不便凑将过去。遂点起一支烟来，慢慢地吸着。忽见赵淑珍拽着个人直到他跟前，道：“小华，认识一下。这就是周师傅。”华峰极目望去，不禁愣住了。观其人：

眉如月，眼含波，面色如白玉。

蓝制服，依锐气，裙衩雄赳赳。

华峰暗暗思量着：“其人怎么是周师傅？二十多年的工龄？二十多年前上小

学还差不多呢，竟还是个女的？”但见周质瑜迎过来，一把握住华峰的手道：“小华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前几天听得羊羔子讲，组里来了复员军人，谁想到今后咱们还一道干活了。”又回过头来叫道，“羊羔子，来！”那羊羔子正与几个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打闹，忽听得师傅唤她，忙跑了过来。周质瑜笑着道：“这是杨玉梅，是我的徒弟，外号叫羊羔子，”又拉住杨玉梅，道，“这是华峰，以后咱们就在一块工作了。”杨玉梅倒也爽快，叫道：“华师傅好。”华峰禁不住好笑，对赵淑珍道：“赵师傅，您看，我刚进厂两天半，什么还没摸门，倒有人叫开师傅了。”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，杨玉梅又跑开了去。

此时又有几个人进前来，同周质瑜说着话。华峰便到一旁去了，倒了杯开水端了过来，放在桌上。那赵淑珍道：“你看，这华峰还没跟周师傅一起干活呢，水都准备好了，质瑜，喝吧。”华峰见周质瑜不过是三十岁出头的裙衩，同这样的人学业务颇为不悦。却又违心地笑道：“和周师傅一块工作，以后麻烦周师傅的地方多着呢。师徒相逢，喝一杯水也是理所当然的。”说得众人又笑了起来。又闲扯了一阵，看看时间，已近午时，野营拉练的同志离家日久，遂都告辞回去。周质瑜拉住华峰的手，道：“后日，我们上班见。”

这正是：棠棣离太虚，岗位巧相逢。

天缘师徒谊，风波在其中。

华峰帮助周质瑜收拾了背包，送出车间，但见赵淑珍手拿一封信，急匆匆地走过来道：“小华，你的信。”华峰接过信来，不禁喜形于色，忙回桌上拆阅。

若问其信来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挚意人雪日叙今昔 棠棣子初交话身世

却说华峰送别了周质瑜和杨玉梅等人，方才回身，忽收到一封信笺。从那封信笺的字迹上，华峰早已辨认出是女友史红蕾的来信。其云：

小峰挚友：问好。

获悉君之来信，不胜欢欣，且闻分于仪表厂，与我所在单位甚近。昔日天涯海角保国土，两地心心相印，今朝致志社会主义建设，携手并肩前进。钢气节，英雄胆，继先烈业绩，沸一腔青春热血，愿献身革命。

红蕾，草书于夜十一时。

华峰阅毕红蕾的来信，不禁面赤心跳，急收信于衣袋内。此红蕾何许人也？华峰追溯少年时事，眼前不由浮现出红蕾的身影。

华峰系江浙原籍，出生于南京。十余年前，其父与红蕾之父奉调入京于A工程实验厂，二人亦是同乡。入京来，二子同年，共入小学读书。从小耳鬓厮磨，习文练舞，引就出一段夙缘。小学毕业时，先生怜惜二子，爱其才智，惜其花容，荐二子入解放军艺术院校。二子续考中学，华峰入男四中，红蕾进女八中，至此暂分。恰“文化大革命”波澜澎湃，二人投入运动，俱红卫兵。风月增添，年龄俱长，不免感情愈深，相互爱慕，同有寄托终身之心。又华峰从军千里之外，红蕾进得机械制造厂，亦不断书信往来……想到此，华峰不禁口诵昔日赠答红蕾之作：

年少投军暂离京，恋别挚友情袭心。

此行南疆保国土，慷慨一别红卫兵。

回想那华峰离开人武部，乘上卡车向千里征途行进，那红蕾如痴如呆目送之时，是啊，别已数年，而今重逢，华峰的心情不由得阵阵激动，掀起岁月的浪花……赵淑珍突然在旁问道：“小华，谁来的信？发什么呆呢？”赵淑珍笑眯眯的脸上，露出神秘的表情，显然是在打趣华峰。华峰随口道：“啊，同学来信。”一边急急地将信收了起来，一边又拿起饭盒道，“赵师傅，吃饭去吧？”说着，迈步去了。

华峰按红蕾所云，等待她的到来。第二天，天色灰蒙蒙的，漫天漫地皆白，一大早便下起雪来。调试组的同志比往日来得更早些。人们围坐在一起，嘻嘻哈哈，高谈阔论，讲叙着野营拉练的新事。有一个唤作汪逸生的突然推门进来，扬起了一阵雪花。另有唤作黄桂芝的问道：“汪逸生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你们不是明天才上班吗？”汪逸生道：“我们野营拉练的同志商量好了，都是今天上班，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，今天上忠字班。”黄桂芝道：“平常你是上钟点班，今天倒真不容易。”汪逸生不依不饶地道：“好，你把羊羔子叫来。你学着她的样儿，把脑袋顶着门口，凡是拉练的不许进车间！”众人听了，一阵哄笑。杨玉梅早就冲了过去，小拳头雨点似的砸在汪逸生的身上。华峰看着这些，心里只是微微一笑。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表情。不知是长期军人生活养成的严肃习惯，还是因为红蕾的缘故，他脸朝着窗外，欣赏着大自然的壮观，不时一阵喜悦掠过心头，但他又极力抑制着自己的表情。不多时，上班时间到了。华峰坐在赵淑珍的对面，整理工具，顺口问道：“周师傅怎的没来？”黄桂芝在旁道：“刚才她爱人来说，质瑜病了，气管炎。”华峰道：“她爱人也在这个厂？”赵淑珍道：“是机工车间的，叫李永旺。”华峰有口无心道：“嗯”了一声。并不介意。忽闻汪逸生在门口嚷道：“华峰！有人找你。是长头发的，是你妹妹不是？”华峰一听，便知是红蕾到了，不置可否地“啊”了一声，疾步出门迎了过去。

“小峰！”“红蕾！”数年未见，看到久别的挚友，华峰同史红蕾紧紧地握手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华峰仔细端详着她那久别而又熟悉的面孔，深情地道：“终于又见面了！”红蕾亦道：“一直盼望着你，回忆着过去的岁月。”风呼呼地刮着，卷起阵阵的雪花，打在他们的脸上。风雪之日，久别的同学和战友重逢；过去风雨的岁月，他们昂首阔步，永往直前，今日的风雪相逢，他们屹立于寒风怒吼之中，并无退意。汪逸生等人望见这一情景，心下自然明白过来，伸长了脖子巴巴地望着二人在风雪中屹立。回头对黄桂芝道：“那女的穿了一身的黄军装，看着样儿像复员军人呢。模样身段倒是真难得的，这两人还挺般配。”想了想，又道，“刚才问华峰，是不是他妹妹，他还啊呢。”引得众人哄笑。赵淑珍隔着窗户的玻璃，含笑望着二人的重逢。

华峰引着红蕾向宿舍区走去，身后留下两行清晰的脚印。华峰问道：“我复员刚回来就给你发信了，怎么现在才回信呢？”红蕾道：“我最近在外单位学习呢。这信也是方才转到我手里，便急急地给你回信了。”看了看华峰，又道，“三年了，看你身体瘦了些，精神倒还好。近日没得病吧？”华峰笑道：“少了点没有用的脂肪，倒觉得身轻体健呢。”二人到了宿舍，在华峰的铺上坐下。华峰倒了碗开水，递到红蕾的手里。红蕾问道：“怎么这几年，你总是很少来信？常常的给你三两封信的，才收到你几个字。部队的生活够紧张吧？你们在部队每日干些什么？”红蕾连珠炮似的发问，倒引得华峰笑了起来。华峰道：“部队的生活很紧张，规律性也很强。每天起床出操，学习训练有什么好讲的。倒是咱们联系很少的那段时间，我在工厂支左，很有趣味。工作繁忙，但又能锻炼人。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，又见了世面，经了风雨。你不是来信说，你现在在厂子的文艺宣传队吗？现在又排练什么节目了？回来才几天，看着这里的政治空气浓厚，叫人真高兴呢。我们仪表厂野营拉练的同志刚刚回来，你们单位组织了没有？”红蕾道：“怎么没去？我也是拉练才回来几天的。过几天又要有第二批去了，厂子还准备叫我第二次拉练，做些宣传工作。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准备排练节目，急急地我就抽身到你这里来了。”红蕾说到这里，只觉得脸上发热，低头看那碗开水却已经温了，遂将那水放在桌上。华峰见这光景，亦一言不发，呆呆地望着红蕾。红蕾抬起头来，将方才的话岔了开，问道：“你进厂半个月了，习惯了没有？”华峰道：“慢慢自然就习惯了。总有个过程嘛。部队里能够习惯，到地方上也是这样。你进厂到现在，不也习惯了。”华峰亦拿个没边没落的话说着。红蕾又道：“工厂和部队不同。部队都是青年人，坚持正面教育，成分又好。工厂阶级斗争复杂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部队那么好相处呢。有些老师傅旧意识比较多，新工人思想又单纯，西洋景也多着呢。”华峰微微一笑，道，“刚而不阿，求凜凜正气。”红蕾望着华峰的神情，撑不住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三年了，旧态未改，还是任性。”二人亦大笑。

说话间，已近午时，华峰欲留红蕾在厂吃饭。红蕾道：“不了，我们排练节目，还要赶回去呢。过几天又要去拉练，得过一两个月才能又见面呢。等我拉练回来，再写信告诉你吧。”二人不由得相依相靠，此时此刻，唯有风啸窗外，一片寂静。久别挚友，相会片刻，又将分赴战地。有诗云：

壮对风云未许愁，胸怀漫漫大江流。
敢争天下沧桑变，羞作门前燕雀谋。
峥嵘岁月常挂梦，黄河入海暂分舟。
豪情凌云贵何在？奋臂拨涛浪里游。